

似水流年

织网

史明忠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沈家门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织网，直到1980年大批招工和机器织网技术的引进，织网的人才逐渐减少。

老早织网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不啻为一个重要的家庭经济来源。当时一个家庭连老带小六七口人比比皆是，吃饭穿衣、读书上学，方方面面要用钱，还要靠家庭副业来贴补家用，或到鲁家峙水产加工厂晒乌贼鲞，或到水产食品厂打零工，但这些活都有很强的季节性，一年做不了多少日子。只有织网，一年四季，没有季节和作息时间限制，自主自由且不受日晒雨淋之苦，因此大多数家庭的女孩子都选择在家织网。

织网的报酬是按万眼来计算的，不同网眼和不同织法，都有不同的付酬标准。如大眼子、小眼子和二穿头、三穿头的付酬都不一样。小眼子二穿头的，只有3角5分1万眼，大眼子且三穿头的就有4角7分1万眼了，只要家里有梭子的人，都喜欢领大眼子三穿头的网。一顶网在30万眼左右，织好一顶大眼子三穿头的网就可领取14元左右的报酬。如果家里女孩子多，一个月可织3到4顶，算下来也有50多元，相当于一个4级工的工资。

织网首先靠勤，“手不离则，臀不离凳”，一天至少要坐10多个小时，真可谓“眼眼皆辛苦，梭梭都肩酸”。其二是靠人多，“人多力量大”这句话，用在织网上，那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另外，织网速度的快慢相差很大，听说网厂一姓郭的网师一天可以织4万多眼，这在当时沈家门织网界可算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。普通人一天能织上2万多眼算是很不错的了。

在沈家门城区，一吃过晚饭，居民们为了省些电费，都会把网搬到沿街的路灯下面，几家人一边织网，一边乘凉，有说有笑，堪称一道和谐快乐风景线。

在姐姐没有出嫁之前，我们家也织网。那时候渔网需求量大，可以直接到东横塘新开路的网厂去领，网厂的师傅会给你称好网线，发给2个则子和一张织网技术要求的单子，像中医医师开的方子，什么“三对空，两背生”，我看不懂。织网先要开头，待姐姐开好头后，我和弟弟便一起跟着织。起先织的是棉线网，要卷线，很难织，也织不快，并且很容易产生漏眼。一旦产生漏眼，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好，被网厂发现，那是要被扣钱的。织网用的则子是网厂配发的，做有记号，叫原则，缴网时要还给网厂的。如家里织网人多，可以按照原则规格自己削制。织网用的梭，大多数人家为了省钱，都是自己雕刻的。

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，制塑技术引进，塑料网开始普遍使用，织网的速度有了很大提高。

每顶网的缴网时间都有严格规定，逾期未缴的，将被按日扣钱。遇到缴网期限将到，而网还未织完，那就要靠亲戚邻居家的姑娘们来支援了，这种情况，沈家门人叫织“跃进网”。不过姐姐出嫁以后，家里就不再织网了。

1972年暑假，为了能买一只向往已久的牛皮篮球，我和弟弟从网厂领来一顶网，这是我人生唯一一次全程自己手织的网。缴网后领到20多元钱，除了16元买篮球，余下的都给弟弟了。

1975年，我到登步插队落户，见大多数女知青在宿舍里都放着一顶网，只要一有时间，就会坐下来织上几眼。有的干脆不随队出工，猫在宿舍里做织女，一天挣上1元多是不成问题的。

织网织出情缘的故事也不少，谁家有好看不人的织女，总会有一两个年轻后生凑过来，一边聊天说地，一边用梭织网，久而久之，一对鸳鸯便喜结良缘。邻居王舅舅家的小女儿叫素琴，年方十八，一双大眼睛，一张圆脸蛋，很是讨人喜欢。有一后生叫国祥，鲁家峙渔业队的，到了夏天渔船三修期，每天吃过晚饭都来帮素琴织网，乐得王舅舅的小儿子从织网中解放出来，也给姐姐留一片自由空间。两年后，素琴和国祥喜结良缘，家庭和美幸福。

转眼快60年过去了，回想起小时候的织网生活，真的是感慨多多、趣事多多。有时候还真想去弄顶网来织织，不为挣钱，只想找回那一点点孩提时光的快乐。唉，可惜找不回来喽。

心灵隽语

岛上雾语

星言

早上起床，走到阳台，从高楼观望，发现整个岱山岛城已被湮没在弥漫的浓雾里。大雾化作千缕雨丝般的形状，随风悠悠飘荡在空中。这些雾气姿态轻盈舒展，像一个个自在调皮的精灵，或贴近高楼大厦，从敞开的窗户钻了进去；或飘到远处的山林，绕着枝叶旋转跳舞，划出一道道舞步；有的落到海面上，与浪花融为一体，成为大海的一分子；也有的覆盖于农田，温柔滋养着地里的庄稼。

轻纱般缥缈的雾霭漫卷大地，整个世界纯粹洁净。当气温渐渐上升，来自海上的暖湿气流，与陆地的干冷空气相遇，凝结成气，挤挤挨挨，层层叠叠，洒满了天空，遮盖了景物。小区左边的建筑物已然隐入雾中，隔海的金海湾船厂和小山头，尽被掩盖在茫茫浓雾里。

我禁不住推开窗，伸出手，抓了一把雾气搁在手心，凉凉的水汽缠绕指尖，湿润了手掌。耳边，忽然传来母亲的一声大喊：“快把窗户关了，雾都跑进家里来了！”我从沉醉中回过神来，赶紧关上了窗，将裹挟着水气的雾水挡在了窗外。

这漫天的浓雾，不由勾起我对普陀山的回忆。那年，我从学校毕业后，到普陀山参加工作，旅游行业的职工，日常休假大都采用调休制度。由于职工大部分是外岛人，遂将休息天调到一起，请假四五天出岛回家。记得有次拎着行李到达普陀山客运码头时，却被告知：受海面浓雾影响，船班暂停。回家的喜悦骤然被击碎，想回宿舍又有点不甘心，万一船就开了呢？抬头看看天空，如果此时下雨或者出太阳，雾气会快速消散。看看四周，在大厅和进山门广场，还滞留着很多归心似箭的旅客。在海岛遇上有雾的天气，只能焦灼无奈地等待。

春季是考编季。有一年，同事朋友的女儿在事业岗位面试时，只有她一人到了考场，另外两个外岛考生因受大雾影响，都缺考了，她因此幸运地通过了面试。对于不熟悉海岛的人来说，他

们根本不会料到，一场雾会影响前程。海面忽起浓雾，客船全部停航。这就意味着想离岛的出不去，想入岛的来不了，宝贵的机会因一场大雾而错失。

曾看过梁实秋先生写的《谈徐志摩》，文章记录了1931年11月19日志摩搭乘飞机北上。10时20分，济南号飞机由徐州继续北飞，是时天气甚佳，不料到泰山南一带，忽遇漫天大雾，致触山顶倾覆，机身着火坠落，志摩遇难。一场大雾，导致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不幸殒命。久居海岛，看惯了雾的漫卷聚散，却从未细想缥缈的雾气还潜藏着凶险。

在海岛，从四月始，大雾就会光临。一个午后，我从老区开着电动车前往新区，经过锦绣华府，抬头看到天空中白雾快速凝聚，刚刚还是蓝天白云，眨眼之间便被茫茫白雾晕染成朦胧一片。新区靠近海域，雾从海面奔涌而来，瞬间笼罩这片区域，恍如进入人间仙境。

随着舟岱大桥的通车，百姓出岛彻底告别了船遇雾就停航的窘境。大桥连接了海岛和陆地，让出行变得顺畅。上个月，我去上海，原计划乘快艇到沈家湾码头，再转大巴到上海，这条路程时间较短。刚好遇到大雾影响，不确定次日是否通航，就选择了乘坐大巴。那次从上海回来，经大桥时已经是傍晚6点多，周围被浓雾包围，车窗外一片阴沉沉，驾驶员明显减慢了车速。后来听说小区的一位邻居，于浓雾中驾驶车子，一路开得胆战心惊，车后尾灯一直打着双闪，到了家里，紧绷的神经才彻底放松下来。

此时，抬头望向窗外，不知何时，层层雾气又从海面缓缓升起，四周漫天素白，一片迷蒙。遥想几千年前，徐福带领的船队到达岱山，海面被雾气弥漫，远处的山峰若隐若现，以为找到了传说中的仙岛。千年岁月悠悠而过，如今，这座海岛已完成蜕变，在烟波浩渺间，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彩。

诗情画意

找水的胡杨——致兵团拓荒者

乐秀琦



AI制图

苦啊！你枝也苦，叶也苦，筋骨血肉皆是苦。苦得野兽不愿啃，飞鸟不愿啄，虫蚁不愿蛀。

苦啊！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，你苦了青春，苦了终生，苦了一代又一代的子孙。

而你却以苦为乐，笑迎大漠风沙，屯守边关荒原，以一身坚韧，铸就千年不死、千年不倒、千年不朽的传奇风骨。

你扎根于无水无荫的荒寒戈壁，栖身于寸草难生的苍凉沙海，苦苦吮吸大地仅存的润泽。找水，找水！

为了找水，你拼尽气力，耗尽津液，掏空自我。找水，是你一生的执念，生命的全部意义。

为了找水，你把根系向戈壁深处伸展，把枝叶向大漠远处扩散，把心愿向雪山之巅蔓延。

为了找水，你吃尽苦中苦，也尝到苦尽甘来的滋味：一滴清水，便是一线生机；一抹绿意，便是一寸希冀。

你以苍劲根须锁住漫天黄沙，在死寂荒原开拓绿洲田园，在死亡之海营造良地沃土，在大漠戈壁勾勒人间春色。

肩扛滚烫朝阳，目送长河落日，你默默守护辽阔边疆。风沙磨不灭你的傲骨，干旱压不弯你的脊梁。岁月不改初心，荒漠见证担当。

今日的你，依旧面朝黄沙、背向云天，在无垠戈壁、茫茫大漠之间，执着地找水，倔强地生长。

此刻，我伫立于漫天风沙之上，向苍天纵情呐喊：愿大漠不负坚守，予胡杨以清泉！愿荒原不负耕耘，予山河以新生！